



【夜话】

7月23日-8月8日

东京看台

TOKYO 2020
东京奥运会特刊

2021年8月6日 星期五

本版编辑 李家杉



A9

杨柳风



韩国人迷失在东京

东京奥运会开始前,韩国民众对东京奥运会“充满了期待”。不仅仅因为,韩国体育代表团经过里约之后的准备,拥有了很多优秀的体育人才甚至是明星团队,更因为这次比赛是在日本举行,而日本和韩国不论在历史上的纠葛,还是现代国际领域强烈的对抗,他们自然希望在奥运会这个“没有硝烟的战场上”扬眉吐气。

但意想不到的,截至目前,韩国奥运代表团只拿到了6枚金牌、4枚银牌和9枚铜牌,位列奖牌榜第12位。这个成绩与他们在去年大韩体育会建立100周年纪念时喊出的“双十”目标(金牌10枚+奖牌榜第12位)相距甚远。在奥运会只剩下不到三天的情况下,已经没有太多夺金点的韩国奥运体育代表团注定将无法超越上届在里约创下的9金3银和9铜的成绩。不仅如此,韩国的传统优势项目在这次奥运会除了射箭外全军覆没,羽毛球、乒乓球、足球、棒球、射击、跆拳道、柔道都没有拿到理想中的成绩。可以说,这届奥运会韩国奥运体育代表团创下了自2004年雅典奥运会以来的最差战绩。

由于工作关系,笔者对韩国的文化和体育上有过不少的接触和了解。比如无论韩国人到哪里参加比赛,都会问上一句:“你们这里有泡菜提供吗?”那么,韩国人关心奥运会么?当然关心,尤其是在日本。我曾就奥运会相关问题和韩国

同行有过一些交流,得到的答案是:“我们虽然不会像中国会争夺奖牌榜前三,但我们的传统优势项目,韩国民众还是很期待的。”这话一点也不假,在这届奥运会上,为韩国拿到四枚金牌的正是他们的王牌部队——射箭队,年轻的安山更是拿下了混双、女单和女团三冠王,一个人就包揽了目前韩国的“半数”金牌。

即便如此也无法掩饰韩国民众对于足球3比6惨败给墨西哥无缘四强,柔道项目的明星安昌林、赵九成无法夺金以及韩国棒球队惨败给日本的愤怒。随着韩国奥运代表团的接连失手,对于东京奥运会前与日本在地缘政治和环境问题上的矛盾和愤恨,韩国民众只能把这种怨气强加到对本国运动员身上了。

但这能怪运动员吗?其实如果不是疫情的影响打乱了整个训练计划,2020年本应该是他们最好状态的一年,但随着疫情到来,场馆的封闭、韩国运动员训练的不断中断,很难让他们集中精力去备战。在今年东京奥运会开幕前100天,时任大韩体育会会长李起兴悲观地表示:“我们估计只能拿到六七枚金牌,综合排名第10至第15位”,结合现在的战绩,不得不说李会长真有先见之明。韩国遭遇的“滑铁卢”,除了让本国民众叹气、抱怨之外,无可奈何。

奥运会“搞钱”那些事



涵羞草

现代奥运会是一个“吸金”的主,但很长一段时间内它还是大国“花钱买影响力”的工具,这种模式的起点是1936年柏林奥运会。从那一年开始,奥运会开始运用电视、电台和电影等当时看来先进的传播模式,第一次出现了奥运圣火的传递。据不完整估算,柏林奥运会花费大约是3000万美元,相当于当时一艘顶级战略巡洋舰的造价。1964年东京和1980年莫斯科也都复制了这个模式,极大地彰显了主办国的影响力。日本还靠着1964年的东京奥运会“翻了身”,不仅经济如坐火箭般腾飞,在地缘政治和文化上还形成了很大的影响力。

然而这个模式的弊端在于太烧钱了,短期都是赔本赚吆喝,1972年慕尼黑和1976年蒙特利尔两届奥运会都出现了超10亿美元的亏损。到了上世纪70年代末,国际奥委会变成了“捧着金饭碗的乞丐”,奥运会“滞销”,只有当时的美国愿意接盘。这就要开始奥运模式的第二个节点了,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成为“商业化奥运”的开山鼻祖。洛杉矶奥委会主席彼得·尤伯罗斯史无前例地做出了奥运会的市场化创新。首先是电视转播权,转播不再免费,谁有钱就卖给谁,最后光转播费就卖了2.7亿美元。那届奥运会还云集了各大明星企业赞助商,日本富士、美国通用、可口可乐

合计赞助了约3000万美元,火炬传递,只要交3000美元就可以跑一段,14000公里的路线合计带来4000万美元的收入。整个奥运会下来,收入超8亿美元,净利润达2.25亿美元,额外收入35亿美元。搞钱,洛杉矶是专业的。

萨马兰奇任国际奥委会主席之后,奥运会正式退出了赞助商计划——奥林匹克全球伙伴。投资的商家可以在奥运赛场外的广告和宣传活动中使用五环标志,另外还有门票、周边商品等。排除直接收入,奥运会还吃到了“时代红利”,给国际旅游业的发展、公共建设的翻新带来了积极影响。看到了如此巨大的商业价值,全世界都沉不住气了,争夺主办资格又变得激烈起来。

奥运会到了今天,“洛杉矶模式”有些盛极而衰的意味,有些国家产生了“奥运能让国运腾飞”的逻辑,日本就陷入了这样的路径依赖。归根结底,日本办这届奥运会是为了刺激经济和复兴产业。因为奥运会期间,国家动员力、社会运行、经济实力都会真实地展现给外界,2008年北京奥运会磅礴大气、积极向上,体现了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而本届东京奥运会则暴露了腐败和环境危机等负面问题。

1964年和今年的奥运会反差过大,1964年看到的是新干线和广岛重建,是工业文化和国家复兴的标志。而今年,我们看到了什么?我是看不懂。

迪斯科



难民的星星之火

关注小众项目的朋友,应该知道国内近几年冒头的跆拳道小将周俐君。在女子57公斤级跆拳道项目中,周俐君在亚洲范围内处于一流水准。而在这届奥运会的比赛中,她在四分之一决赛里被伊朗选手基米雅·阿里萨德淘汰出局——没错,来自伊朗的女子运动员。只不过,她并不代表伊朗代表团出战,而是代表奥林匹克难民代表团。

伊朗女性在体育方面的禁忌,在近年正在逐渐解开。2016年里约奥运会上,阿里萨德成为了伊朗历史上第一个女性奥运奖牌得主,但这并不足以让她在国内获得公平的待遇,收获公平的赞美。于是,2020年1月,阿里萨德流亡至德国,并宣布永久离开伊朗。当然,也不会代表伊朗出战2020年奥运会。于是,巴赫力主成立的奥林匹克难民代表团,成为了阿里萨德的新归宿。

2015年10月,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在联合国大会上宣布,将成立奥林匹克难民代表团参加2016年里约奥运会,而最终加入这支队伍的运动员达到了10人,其中一半来自南苏丹。2020年东京奥运会,难民代表团得到了延续,29名来自11个国家和地区的运动员将参加这一届奥运会12个项目的比赛,而阿里萨德也是其中之一,并且是为难民代表

团夺得史上第一块奖牌的重要成员。他们在13个不同的国家生活和训练,而国际奥委会的奥林匹克难民运动员奖学金项目则会为他们提供资助。

其实早在开幕式上,难民代表团就收获了不少人的关注。紧跟着希腊代表团之后,难民代表团旗手高举着奥运五环旗帜入场。他们身着的深蓝色西装,来自中国企业恒源祥的赞助。他们说,蔚蓝的底色是对每一个漂泊他乡的难民能找到心中宁静的美好期许。巴赫说,难民代表团“象征着全世界所有难民的希望,并让全世界人民更加了解难民危机”。

自2001年第一个国际难民日以来,难民问题开始逐渐获得国际社会的关注。奥运作为全球体育盛会,难民代表团的加入无疑是一个为他们争取关注、展现团结、传递希望的最好方式。奥运精神在加上一条后变成了“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而难民代表团则是“更团结”的最好诠释。

羡慕“别人家的孩子”



圃通话

前两天,喊出夺金口号的日本足球队奥队被西班牙国奥队绝杀,史上第三次只差一步打入奥运男足决赛。“别人家的孩子”又一次走到了决赛的边缘,而我们的中国国奥队呢?这么多年一直冲击的那个叫做决赛圈,某些U23球员也依然需要足协的保护政策才能得到出场机会,两者之间的差距,早非“肉眼可见”四个字能够形容。

杀入决赛的西班牙国奥队强不强?上个月欧洲杯还在进行时,西班牙足协便宣布24人大名单中,有六人将参加奥运会,同时三名超龄球员也正值当打之年。和日本国奥队的比赛,除了阿森西奥和塞瓦略斯,其他七人全部首发。即便如此,斗牛士们也只是在加时赛才一球小胜东道主,而之前的小组赛,日本国奥队更是三战全胜晋级。

不断将希望之星送出去,日本足球队这才逐渐有了与世界强队对话的底气。这支日本国奥队18人正选名单中,有一半在欧洲联赛踢球。除去超龄球员吉田麻也和远藤航,出道巴萨青训的久保健英前年被皇马签下;富安健洋已是意甲球队博洛尼亚的主力中卫,被包括热刺在内的多家球队追逐;

被埃因霍温租借到比勒菲尔德的堂安律,也在德甲踢出了名堂……这批20岁出头的年轻人不仅可以实打实征战欧洲联赛,也能参加奥运会这样的大赛,谁都不知道他们身上还有多少尚未完全兑付的天赋。

即便如此,输了球,日本媒体还是直言,西班牙球员的传球、站位、跑位等都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学会的,日本足球与世界顶级仍有不小的差距。这不由得让人想起那部纪录片《让日本沉默的14秒钟》。2018年世界杯1/8决赛,日本队2比3不敌比利时后出局,随后NHK花了半年多时间,制作了这部40分钟左右的纪录片来复盘了那场比赛中的14秒,全方位还原输球的原因。反思令人进步,以如此较真到深入骨髓的方式反思,终将给日本足球带来什么,明眼人都能看到。而一直在决赛圈外徘徊的中国足球,原因之一就是在这“14秒”的人实在太少!

无缘金牌,日本国奥队第一时间将目标修正为铜牌。2012年伦敦奥运会,日本国奥队在争夺第三、第四名决赛时输给了韩国国奥队。如果他们能如愿摘铜,也将重演1968年墨西哥奥运会那一幕。当年以釜本邦茂为代表的日本球员击败东道主后登上了领奖台。巧合的是,50多年后,回到主场的日本国奥队,今晚遇到的还是墨西哥,前不久的小组赛,他们已经赢过对手一次。

